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古文集成卷二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一

表

出師表孔明

東坡云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戴溪筆議孔明出師表淵然如肺腑流出無一點浮偽氣象皆真意所形故也。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肺腑中

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樓迂齋云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説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此亦孔明自謂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先開廣其心志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一篇之文精髓在此兩句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分別內外之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可見先主孔明平日所講論者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自述出處本末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武侯之職分）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

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孔明

迂齋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此是主張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

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足前意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

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

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深識事勢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雲長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孔明本心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情表　李令伯

五臣注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向曰朞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逵榮並刺史字也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日薄西山喻劉年老暮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有此烏鳥之私情乞念祖母之養也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逵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

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依韓文樊汝霖韓醇洪興祖孫汝聽注

論佛骨表　韓愈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咸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補注開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

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夫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補注邵太史曰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神明事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劉向稱念覽典籍亦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褻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孫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傅毅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玄像并取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又畫像于清源臺及顯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補注唐史作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孫曰已上年歲皆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唐史無此時字中國未有佛也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孫曰書穆王享國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補注唐史作四十八年今本作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孫曰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凡三幸

同泰寺捨身宗廟之祭不用牲牢孫曰郊廟牲牷皆代以麪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孫曰武帝煽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羮糲飯而已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孫曰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帝憂憤崩于淨居殿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唐史作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唐史作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樊曰武德九年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事竟不行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音與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設字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

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一本無以故二字）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者字）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孫曰宣政殿名禮賔一設孫曰元和九年置禮賔院以待四夷之使設宴也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一作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宫禁可直一作宜令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祓除不祥然後進弔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觀一作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

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潮州謝表

韓愈

樊汝霖註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知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決是愛我我豈不念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覷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

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衆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漢楊惲見廢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雷霆之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禄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

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音雙)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

輩所見推許一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徳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
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
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
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
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
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隷孽一作蠹居
栞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繼孫如古諸

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闗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補注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

示得意使永永萬年一作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舋許慎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懐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

古文集成卷二十二

古文集成卷二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二

表

進春秋傳表　紹興六年十二月上　胡文定

伏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

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彰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

周之迹益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
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
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
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
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
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
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
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行國措之天

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
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
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與張子房為
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
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
學士大夫誦説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
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粤自熙寧崇尚釋老
蒙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

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黙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賛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虜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寳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𤇆奉詔音輙不自揆罄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御府恭惟肅

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鑒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進書集傳表　淳祐七年八月上　蔡抗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經念先臣親繹於師承而遺帙粗明乎宗旨恭逢叡聖敢效涓埃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

貫馬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註疏之雖存諸家箋釋之愈衆黨同伐異已垂平平蕩蕩之風厭常喜新又失渾渾灝灝之旨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皆為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沉從游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奥旨既得於講貫之餘大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如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

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登徹於九重亦緝熙之一助茲者恭遇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困咈保邦未危制治未亂益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典學臣誤蒙拔擢獲玷班行自惟章句之徒莫效絲毫之報抱文書而永歎望宸闕以冒塵倘獲清閒乙覽之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無荒之規冒于海隅咸仰克寛克仁之治

進大學衍義表

端平元年十月丁卯上　真西山

伏以汗竹雖㕓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佽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巳惟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

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
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
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兠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
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
既投閑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
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列聖賢性命道德
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
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

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于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上資治通鑑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上　司馬光

臣光言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

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
事為皆出人下獨于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
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
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
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
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
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
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

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布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

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若淵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

抵捂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

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乾道四年四月上　李燾

臣燾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省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臨安府給

札臣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内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增益謹重别抄録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聖慈特賜寛假臣更加整齊節次修寫投進疎遠微賤僭為此書罪當誅絶聖主不即麾斥乃過聽而兼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聞

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删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抵捂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

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矧令拙工強施丹墨臣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説掊擊偽辯使姦欺詆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彝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恵之使前承命距躍冥冒來獻貪縁幸會得御燕閑千百有一倘符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删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進

進新唐書表

嘉祐五年六月上　曾公亮

切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

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𢾺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其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刋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

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某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

汗屏營之至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范祖禹

臣切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于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之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以義理緝成一書忍與庶人傳言

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
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
啟沃聖學監于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
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
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
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
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古文集成卷二十三

古文集成卷二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三

劄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元祐六年上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葢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

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姦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

安無患之時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于兹進賢去佞恊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横歛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姦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内寧謐以古騐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宫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絶迹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

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隳我泰道為陛下惜耳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過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留劉摯蘇轍劄子　王巖叟

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十月樞密王巖叟言不為一劉摯蘇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難得宣諭曰劉摯排斥奸邪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聞與邢恕東延接章惇子弟巖叟曰惇使摯分付宰相亦牢籠不得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聞楊畏乃惠卿面上人知被用意安在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時有詔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知初太皇太后獨遣中使得敕入省供職十一月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切以為天下國家者必藉腹心之臣腹心之臣非一日可得得而用之必加保全勿使讒邪得以雜間則忠於事君者知所勸矣腹心之舊尚或不保則後來之人何

可倚信況腹心既虛外邪可入乃必然之理也臣之所憂實在於此摯與邢恕通簡及接見章惇子弟蓋其思慮所不周防慎所不嚴之罪也謂牢籠為後日之計則願陛下更加體照摯與蔡確不惟仇怨深切非小小禮數施其黨人可以宛轉收確之心兼臣每見摯感戴寵榮常有以死報國家之意豈復肯負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奸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為敵者摯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疎棄天下之人不知

所以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反與大姦報仇也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姦黨之氣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羣邪相顧巳復增氣蘇轍之進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繫望而姦黨之所忌嫉者也顧其去就豈不重哉今所犯者小所繫者大幸陛下於輕重之間更賜較量則陛下所得者多矣夫姦邪難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急為傾擠陛下於此不可不察切聞楊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舉為臺

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忿嫉正人常有報復之志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為人所使再三薦引竟除此職諫官虞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嘗受璪特力論薦陛下試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所懷無他意否臣惓惓之心常恐巧言有誤陛下故不避煩瀆委曲聞奏願陛下於聽言之際加意鑑察使不能以疑似之罪誣陷善良而陰與姦邪為地則不勝社稷天下之甚幸且摯轍之留於臣無所利而利

在陛下摯轍之去於臣無所害而害貽國家但臣忝聯
近輔久荷異恩見聞所及不敢不竭其愚

論左右無雜邪正劄子 元祐五年六月上 蘇子由

言行錄公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革
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
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
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
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
宣仁居疑不決轍于延和面論其非退復以劄
子論之奏入宣仁后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諭
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諸
公相從和之自此參
用邪正之說衰矣

切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遊說動揺貴近臣竊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佞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致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者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

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

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曽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

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吕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過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

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

乞不推治黨人劄子　范純仁

言行錄前蔡確坐詩語譏訕廉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為當然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宰臣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含糊不問公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悞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纔入奏曰云云公初與諸公議蔡確之命惟左丞王存與公相恊是日上前方開陳論列之際諸公畫可皆不顧公而先退公獨

留身因揖王存上前論之益堅宣仁怒卒貶確新州言者交章擊公黨確公遂以疾請外郎日以公知潁昌府王存知蔡州又聞見錄云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知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切以朋黨之起葢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自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

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智識止
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
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
為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
慎刑任賢容衆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歷中先臣仲
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脩石介以夏竦姦邪因
以嫉其黨類遂起大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
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斵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

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使両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則是舉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荒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

僚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于此仰惟皇慈深加采納

乞開言路劄子　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給事中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慰安中外今日以前凡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者愈衆以為信然臣以不肖備位風憲聞而不陳則為隱情疑而不論則為曠職仰負陛下

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為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掊斂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為此詔以慰安之臣以為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為善者勸為惡者懼要在處之至當斷之必行而已若懲一二奸臣而以同類恐懼為疑又為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陛下以前日斥去一二姦諛險陂之臣為是邪為非邪以為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

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爲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爲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感而中止爲姑息之政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爲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鉗黙者有矣未聞預白曰某事當言某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

四方士人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是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謦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為陛下有寬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倘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為完具生民未為充富内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廟堂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覩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中心苑結所

懷有不得論列天下之事有不得上達恐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為宿愆舊惡務欲葢覆許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讁發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寢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古文集成卷二十四

古文集成卷二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四

劄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伊川

迂齋云此等議論關涉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

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以小形大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宫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

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

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伊川

迂齋云探本之論後世以為迂緩古人以為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末而不知正君本知規過末而不知養德本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無人及此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

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尤切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
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
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
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
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所謂保養有剪桐之戲則隨
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乞復召伊川還經筵劄子　祖禹

道命録云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吕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撿院蘇文定為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僃判西京國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賈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僃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屢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簾中以為不靖四月先生免喪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祠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視政用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

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葢遲二蘇公之去後言之也

臣自居講職切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逹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

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以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讒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三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

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

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甞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乞封爵邵張二程列從祀劄　胡文定

道命錄云先是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三年秋呂丞相免四年秋偽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謫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

行邊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黄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説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冦趙公建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却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内翰在經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為樞密使秦陽為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内翰乞嘉奬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

一日張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丈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達踰抵罪王明清玉照志載其禱天之祠所謂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遺胡公書云近者伊川之學稍行于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為進取計者往往剽竊仁義之説故示椎魯之狀詵詵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虛名而用之書為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為者乃有甚焉此學者所以貴於力行也

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茍有見聞
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
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
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
臺諫臣僚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
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辭

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
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
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髙弟莫獲
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
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
衡殿院馬伸待制呉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
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說以自售學
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絶矣壬子

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

樗等曷為者也乃更許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
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
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攷試蓋從於
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
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
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
屛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

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頣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頣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

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

柳下惠之賢徵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

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
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旨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
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
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
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
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
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取進止

貼黄臣昨見成都府席益奏有吕錫山者師事
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載居鳳翔切恐
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
益尋訪取索其著文字附遞聞奏○又貼黄臣
切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乃程頤之門人而館
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之士也乞以頤及其
兄顥之文字付焞
等校正庶無差誤

古文集成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颿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古文集成卷二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五

劄

上殿論君道劄子　程明道

臣伏以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

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

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程明道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大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切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

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道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邺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髙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罷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

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鄉郡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

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

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

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論程氏道學劄子　劉後溪

道命錄云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旣相拱黙無所預姜體仁元善為太學博

士率同志者請于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又是還為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

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
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貫今
右正言黄掄檢黠佞柔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扺
出貫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
公以折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罷矣會上
之舊給使吴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
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瑨者自言壽
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
封還録黄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劉
公入札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
一日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
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折號差
誤從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
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
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
其擊何去之以絶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黄

罷之後五年遂
有道學之禁矣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

伏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奥為勲名樂正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葢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

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
太和至於慶歷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
說踈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
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
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
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
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
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貶道學之說

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日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毋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别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

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徳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徳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

閒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未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卒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材充塞朝路陛下復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卒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閒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駮侍從無所論救竊嘆而已妄奇謂何所以斯闕

今之君子不明大

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髙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云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競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薦士之舉若區别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訕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虚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

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古文集成卷二十六